



鳩摩羅什大師與三論宗

蔡惠明

鳩摩羅什大師 (Kumārajīva, 三四四—四一三) 原籍天竺，「家世國相」；生於龜茲 (今新疆庫車、沙雅兩縣之間)，為國王的外甥。七歲隨母出家，初學小乘，後遍習大乘。染僧羅「三藏記集」卷十四「鳩摩羅什傳」載：

「西域諸國，服什神俊，咸共崇仰。每至講說，諸王長跪高座之側，令什踐其膝以登焉。」

形象地敘述了羅什大師享有盛譽，受眾尊敬的情況。僧祐「羅什傳」則寫道：

「什道震西域，聲被東國。苻堅素聞什名，乃於建元十九年即遣驍騎將軍呂光將兵伐龜茲及焉耆諸國。臨發，謂光曰：聞彼有鳩摩羅什為後學之宗，朕甚思之，若克龜茲，即馳驛送什。」

後來呂光携羅什回到涼州，聽說苻秦已亡，他在涼州割據稱王，大師被滯留在那裏十多年，直到東晉隆安二年 (三九八年) 始得東行。姚秦弘始三年 (四〇一年)，姚興遣使迎大師到長安，「待以國師之禮」，請入西明園逍遙園譯出象經，使沙門僧肇、僧畧、僧邈等八百餘人協助翻譯。這樣，一直到弘始十五年八

月二十日他圓寂的十一年間。共譯出重要經典有：「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」二十七卷、「大方等大集經」三十卷、「小品般若波羅蜜經」十卷、「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」一卷、「妙法蓮華經」七卷、「華手經」十卷、「維摩詰經」三卷、「思益梵天問經」四卷、「佛藏經」四卷、「大智度論」一百卷。經論集有「般若經論集」二十卷、「中論」四卷、「十二門論」一卷、「百論」二卷、「大莊嚴論」十卷、「成實論」二十卷、「十住毘婆娑論」十二卷。菩薩傳記有「馬鳴菩薩傳」一卷、「龍樹菩薩傳」一卷、「提婆菩薩傳」一卷。據費長房「歷代三寶記」卷八和道宣「大唐內典錄」卷三記載，羅什大師共譯經論「九十八部，四百二十五卷」。因此在中國佛教史上，把他與真諦、玄奘大師並列為三大佛經翻譯家。

大師譯經，不僅注意內容的考核，而且也很講究文字的推敲。「大唐內典錄」記載這一個故事：

「時有僧睿法師，甚為興知，什所譯經，睿並參正。昔竺法護出『正法華·受決品』云：『天見人，人見天』。什譯至，言

曰：「此語與西域義同，但在言過其實。睿應聲曰：將非人天交接，兩得相見乎？什大喜：『實然！』」以一個並不那麼熟悉漢文的異國僧人來說，能夠如此地講究文字上的推敲，確是一種認真負責的態度。

羅什大師不但翻譯了一部份「般若經」，而且還首次翻譯了「三論」、「四論」，為後來三論宗的建立，奠定了思想理論基礎。三論宗的傳法世系，一般說法是：

龍樹（提婆）——羅什——僧肇（或道生）——曇濟——僧朗——僧詮——法朗——吉藏。

事實上，龍樹、提婆是印度佛教大乘空宗的奠基人，除思想淵源外，和中國的三論宗，並沒有直接的師承關係。羅什大師雖傳譯「三論」，但並沒有直接建立宗派。以後諸師都只能說在同程度上傳播了「三論」思想，也沒有創立宗派。至於道生大師，筆者曾在本刊作專文介紹，他雖曾在羅什大師門下學過「三論」，但後來自成一家，提倡「一切眾生皆有佛性」、「頓悟成佛」的「佛性」論，不應列入三論宗傳承系統內。只有到了隋吉藏大師，才正式創立了三論宗。

為羅什大師立傳的有僧祐和慧皎。兩傳中涉及大師思想，有這樣幾段記載：

一、「於是廣求義要，誦『中』、『百』二論，於龜茲王新寺得『放光經』，始披讀，習誦之。停住二年，廣習大乘經論，洞其奧秘。」說明早在龜茲時，大師已誦「中」、「百」二論，又習「放光般若」，接受大乘空宗思想了。

二、「汝說一切皆空，甚可畏也！安捨有法，而愛空乎？……具說一乘妙義，師乃感悟心服，即禮什為師。言：『我是和小乘師，和上是我大乘師。』」是記載大師改宗大乘後，用大乘教義化導他的小乘老師槃頭達多。起初這位小乘老師感到「甚可畏也」，後來終為「一乘妙義」所攝服。

三、「什雅信大乘，志敷甚廣。」是說他到長安後的譯經活動，主要也是圍繞大乘空宗，「志敷甚廣」。

在「羅什大義」「答眞法身義」中，大師開示道：

「佛法身者，同於變化。如鏡中像，水中月！化亦如是，法身亦然。」又說：「法身可以假名說，不可以取相求。」

這是說法身「不可以取相求」，因為它如鏡中像，水中月。這只有持大乘空宗觀點的人，才能有這樣的思想。

在「答如、法性、眞際義」中，大師說：

「諸法實相者，假為如、法性、眞際；此中非有非無尚不可得，何況有、無耶？」他接着解釋道：

「若如實得諸法性相者，一切議論所不能破，名為如；如是諸法，法性自爾，是名法性；更不求勝事，爾時心定，盡其邊極，是名眞際。本是一義，名為三如；道法是一，分別上、中、下，故名三乘。初為如，中為法性，後為眞際。眞際為上，法性為中，如為下。隨觀力故，而有表別。」在「答實法有義」中，大師概括說：

「象緣生法，非有自性，畢竟空寂。象生緣法，則無自性，畢竟常空，從本以來，無生相。」這正是「中論」的「因緣所生法，我說即是空」的思想。

三論宗的基本思想就是「般若」、「三論」的「一切皆空」與「中論」的「八不思想」。「八不」就是：

「不生亦不滅，不斷亦不常，不一亦不異，不來亦不出。」「中論」卷一「觀因緣品」第一載：

「問曰：諸法無量，何故但以此八事破？答曰：法雖無量，畧說八事，則為總破一切法。」青目「釋論」解釋道：

「『生相』決定不可得，故不生。不滅者，若無生，何得有滅，以無生、無滅故，餘事亦無。……以萬法皆是因緣，無有自性；以無自性，是故不生。」就是說，宇宙萬有，皆是各種「因緣」合成的一些假相，沒有實在的自性。生、滅都由因緣，所以「生」無「生相」（體相），滅無「滅相」。實在的「生滅」，也就沒有了。吉藏大師在「中觀論疏」對此作進一步解釋說：

「以生死、涅槃、凡聖、解惑，皆是假名相待，無有自性，稱爲因緣。」說明不但世間的一切，都是「假名相待，無有自性」；而且連「涅槃」、「聖」、「解」等「出世間」法，也都是「因緣」法。既是「因緣法」，就都是「空」的。「中論」卷四「觀四諦品」歸結說：

「未曾有一法，不從因緣生，是故一切法，無不是空者。」

現代史學家湯用彤著「漢魏兩晉南北朝史」第十章「鳩摩羅什及其門下」介紹協助羅什大師譯經的幾個弟子的事蹟稱：

「慧睿隨什傳寫，什爲之論西方辭體。後謝靈運從之咨問，而著『十四音訓叙』，條例胡漢，昭然可了，使文字有據。」

道融爲姚興所歎重，敕入逍遙園，參正詳譯。什譯「中論」，始得兩卷。融便就講，剖析文言，預貫宗始。什又命講新「法華」，什自聽之。乃歎曰：「佛法之興，融其人也。」俄而獅子國來一婆羅門，與秦僧抗辯，融大勝之。

曇影助什出「成實論」，凡諍論問答，皆次第往返。影恨其支離，乃結爲五番，竟以呈什。什曰：「大善，深得吾意。」

僧肇因出「小品」後，便著「般若無知論」（時年約二十三歲），什讀之稱善。肇又著「物不遷論」等。

慧觀著「法華宗要序」，以簡什，什曰：「善男子所論甚快。」

僧睿「思益經序」曰：「此經天空正音名『毘訶沙真諦』，是他方梵天殊特妙意菩薩之號也。詳聽什公傳譯其名，翻覆輾轉，意似未盡，良由未備秦言，名實之變故也。察其語意，會其名旨，當是持意，非思益也。直以未喻持義，遂用益耳。」

「明師出高徒」，可見當時助譯者的領悟，爲大師所稱道，宜其所譯，非惟如「法華」、「維摩」等，爲文字佳作，而理解精微，尤爲突出。

至於羅什大師與東晉高僧道安、慧遠兩大師的因緣，筆者也已在此兩大師的傳畧中介紹過了，這裏想敘述些佛陀跋多羅禪師與大師的交往。據僧肇「致劉遺民書」說：

「領公（慧遠弟子支法領）遠舉，千載之津梁也。於西域還，得『方等』新經二百餘部，請大乘禪師一人，三藏法師一人，毘婆沙師二人。什法師於大石寺出新至諸經，法藏淵曠，日有異聞。禪師於貢寺教習禪道，門徒數百，夙夜匪懈，豈豈肅肅，致自欣樂。三藏法師於中寺出律藏，本末精悉，若覩初制。毘婆沙法師於石羊寺出『舍利弗阿毘曇胡本』，呈未及譯。時問中事，發言新奇。」

文中所說的禪師就是指佛陀跋多羅。三藏法師是指佛陀耶舍。毘婆沙法師兩人是曇摩耶舍及曇摩崛多。同時尚有弗若多羅、曇摩流支、卑摩羅叉等均集長安，他們的譯作，對中國律藏有着較大的影響。

佛陀跋多羅曾與羅什大師會見，他因教授禪法，弟子中有澆滄之徒而遭謗黷，自長安出走，在廬山停留。「僧傳」說，他與羅什大師共論法相，振發玄微，多所悟益。有一次他問什師：「君所釋不出人意，而致高名，何耶？」師答道：「吾年老故爾，何必能稱爲美談。」當時佛教在我國所傳，分爲五部，不僅各有戒律，而且各述贊禪經。羅什大師與戒律雖奉「十誦」，但於禪法則與佛陀跋多羅異趣。慧遠大師爲佛陀跋多羅所譯作「禪經序」，稱他爲禪訓之宗，出於達摩多羅與佛大先（即佛陀斯那）。而羅什乃宣述馬鳴之業，而「其道未融」。其實羅什大師譯「楞嚴經」，又自稱爲「菩薩禪」，而佛陀跋多羅的禪法則屬小乘一切有部，其學各有所宗，見地也自然不同了。

姚秦弘始十五年（四一三年）八月二十日，鳩摩羅什大師圓寂於長安，世壽七十歲。他與僧衆告別說：「因法相遇，殊未盡伊心，方復異世，惻愴可言。」他是爲譯經事業鞠躬盡瘁的，在臨終那年還幫助審定佛陀舍譯「長阿含經」。僧睿說他「扇龍樹之遺風」。慧遠讚他「玩服斯論（大智度論），佩之彌久。」僧肇則稱道他「常味咏斯論（『百論』）」，以爲心要。」都表明這位一代譯經大師在我國佛教史上，特別是弘揚大乘空宗方面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，爲後世指引了正確的方向，值得我們永遠懷念和學習。